

司马紫烟武侠小说作品集

多情浪子

司马紫烟

著

司马紫烟作品集

多情浪子

(上册)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多情浪子 (上中下)

司马紫烟 著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莫 仁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红星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 张:30

字 数:480 千字

版 次:2000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- 3000 册

书 号:ISBN7 - 6484 - 0192 - 1/I·574

定 价:60.00 元(上中下)

内容简介

《多情浪子》又名《浪子燕青》，是司马先生的成名之作。几多佳人几度缠绵，惹得情丝缠身；

“不征服他，就被他征服”，即便她不是绝代佳人，凭她这话也该被爱，可她偏偏还是……

欲火炽身，神秘的魔头力求一逞，利用人性的弱点贪欲色欲网罗一众高手，搞得血雨满天……女人的本钱，男人的本钱，尔虞我诈，都只为得到！

“九老会”定计，他新婚在即，一剑挥去，将他偷情的妻、弟击落万丈深渊，疯癫而去……惜花主人造化手只能给他这第七条命了，绝世风流的浪子燕青，也许他必须以假乱真，也许浪子正是他的本色，于艳林芳丛中游刃有余……一次又一次接近目标，竟迷失了目标……他终于发现他不过是一个骗局中的棋子……多情苦，多情乐？鬼知道。

司马先生每有妙笔，正觉断崖峭壁不知该当如何猛见峰回路转，不及长吁便又上路……正义是永恒的，随先生妙笔“欲海泛舟”，当有得益。

江湖“侠隐”

——代司马紫烟先生作品选序

喜欢武侠小说的读者，都知道金古梁三大家，大侠金庸、怪侠古龙、儒侠梁羽生，代表了武侠小说的三大潮流。港台武侠作家纷坛，有如诸侯割据，独树一帜的名家，其中最著名的有卧龙生、云中岳、武陵樵子、司马紫烟、李凉，独孤红、秦红等。

司马紫烟先生，另一笔名是司马，原名张祖传，祖籍安徽。一九三五年生，六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武侠小说，一生呕心之作达百余部，其作品之丰，读者之多，只有少数几位作家可与其相比，在武侠小说这一方圣土占有重要一席，在东南亚一带是非常有影响的，名作诸如《天马行空》、《八骏雄飞》、《江湖豪放女》、《杀手新传》、《剑啸西风》、《多情浪子》……又有《刺客列传》、《千树梅花一剑寒》、《大英雄》、（《七海游龙》）等被摄制成影视佳作；尚有《招魂客栈》等数篇在香港“武侠春秋”、新加坡“星洲日报”连载……

由于种种原因，祖国大陆并未正式出版过司马先生的作品，这并不是说读者没有欣赏过。也许读者曾经兴奋曾经痴迷的某一佳作，正是司马先生的作品，只不过冠上了一个更为熟悉的名子。佳作是会永远流传的，我们拨开重重迷雾，让读者真正认识了司马紫烟，真正欣赏品评名家名作。司马先生可谓“侠”中之隐者！内涵侠之风范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

任何事物都有生存之道。武侠小说的最大特色就是通俗而精彩，吸引着各阶层的广大读者。一个幻想的奇妙的广阔的时空，令我们的侠士、令我们的作家、令我们的读者纵横驰骋！刀光剑影，才子佳人；是非黑白、爱恨情仇。司马先生串联他的灵感，大胆设想巧妙构思，让人心潮澎湃、遐思不禁的世界展现开来通俗并不意味着就是白开水一般，司马先生妙语妙思妙笔，每每能表现独特的令人神往的韵味、意境，平白的话语中往往寓以深深的哲理和他为人处世的切身体会。“他知道了一种件事，这世上没有人能扶着他站起来，除了自己。”“怎样活着……”、“心慌的感觉难受。”“聪明人装糊涂则其智，笨人装聪明则反现其愚。”

古龙说，武侠小说写得必定很香艳。多少无奈，多少自嘲。然而这是事实。司马先生深得其中三昧。爱这个世界，赋这个世界以情。风云变幻中，唯有真情永存。爱之欲其生，恨之欲其死。两心相许，两情相悦，温柔缠绵。有情的男女便是一道风景，风光旖旎。风景中的人陶醉，看风景的人神往……司马先生笔下的痴男怨女别具风情。一枝数花，数度春风……

小说，就是构筑一个世界，你愿意走进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它便成功了。司马先生以他的博学多才，以他的无比智慧，帮我们审视着我们生活的世界。

当你累了的时候，看一本司马先生的小说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1
第 二 章	21
第 三 章	47
第 四 章	67
第 五 章	88
第 六 章	109
第 七 章	130
第 八 章	151
第 九 章	175
第 十 章	193
第十一章	210
第十二章	229
第十三章	248
第十四章	267
第十五章	286

第一章

靠近长江畔的一所茅屋中，一个青年从床上爬起来，扯开满脸裹扎的白布，捧过桌上的铜镜，对镜中端详了半天，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道：“妙……真妙……龙老哥，你这改变形貌的手术当真是超绝人间，夺天地造化之工，无怪人家称你造化手。”

在他旁边是一个中年人，神情抑郁，脸色凝重长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功能参造化，形同冢中人，除了这所小房屋以及方外百丈的荒园，我不能到别处去一步，又有什么用呢？”

年轻人一笑道：“老哥，忍耐一点，你想有出头的日子的话，大伙儿集资所建的义庄庐连图样都画好了，占地五十里，高阁连云，十大名姝，也都物色就了，只等那魔头的本相揭开，群侠荡魔大举完成后，立刻就破除禁制，恭迎你出山，而且就在你的百花庐中召开庆功宴，奉上田契，让你这个惜花主人，名正言顺地享得半辈子清福了。”

中年人都苦笑道：“老弟，六年株守，过着比和尚还清苦的生活，我已经把老毛病都磨得差不多了，还谈什么惜花主人？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老哥，你别没良心，怜怜惜惜也算是人间绝色，你老哥有这样两个美人儿作伴，还要叹清苦……”

中年人却道：“终日对名花，花腻我也愁了，老弟，你应该知道我，花必为我有，色可着人赏，名花是要供人欣赏的，一个人看有什么意思，看来看去两张脸？花亦悲惨我亦悲惨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老哥，你有妙手回春之工，为何不在她们身上施展一番，这样不是终日对花不寂寞了吗？”中年人摇摇头道：

“老弟，你不懂了，面目可变，灵性难易有什么用，你以为我没试过，老实说，闲下无事，我翻遍古人画谱，从最早的妹喜妲己开始，西施王嫱，飞燕太真，每一个历史上闻名的美人我都试过了，但没有用，一开口，惜不还是惜了，怜不还是怜了，骨子里一点都没变！”

年轻人哦了一声，道：“那倒是很不容易，我真佩服她们，六年来，我六易其身，倒把自己给忘了，一生长在剧中是件悲哀的事……”

中年人忽地一怔道：“老弟，糟了！我为你变形的次数太多，当初已忘记为你留个底样，现在对你的印象已经很模糊，有朝一日，你功成之日，要把你变回来恐怕不太像了。”

年轻人沉默片刻才道：“忘了也好，我在哪一个身份上成功，就做哪一个人吧，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能做我自己本人，我扮演任何一个脚色都很成功，就是做章云亭失败了！”

中年人默然片刻才道：“老弟！这次你准备用什么身份。”

“浪子燕青！”

中年人一怔道：“那好像是水浒传里的一个脚色，你怎么想到用他呢？”

年轻人笑笑道：“我必须以一个我的姿态出现，但又必须很快就引起人的注意，是一个很好的名字，人人知道，一听就会记得，那有助于我的使命，而且我喜欢浪子这两个字。”

中年人一叹道：“老弟！这是第七次了，孤剑林封飘萍生，进而修罗沈君瑞，好书生上官笑予，渔郎王九渔，以及上一次的霹雳剑客楚天涯，再加上这次的浪子燕青……”

年轻人黯然道：“是的！那六个人在武林中崛起得快，消逝得也快，名字或许还在流传着，可是人已经永远地消失了，而且都死于穿心一镖，但愿这次浪子燕青能活得久一点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到底有没有眉目呢？”

年轻人苦笑道：“没有！我用很多方法去攻击，每次都以为抓住他了，甚至于已经杀死他了，可是当穿心一镖临体时，我才知道又错了，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，又得从头开始。”

“这魔头有这么多化身吗？”

“没有化身，只有替身，那穿心追命的一镖是绝无人能代替的，尤其能击中我，更不是第二个人所能替代的。”

“老弟，会不会你的身分有了问题，要不然怎会每次都是你挨镖呢？”

“不会，因为我的身分只告诉你一个人知道，连我们的自己人都不晓得，怕这家伙就是我们中间的一个，所以对每一个人都守秘密。”

“那为什么每次都会被暗杀呢？”

“因为那六个人表现太积极了，每次都直接威胁到天魔令的根本，他必须除去了我而后安心。”

“他有没有发现六个人都是你一人化身呢？”

“应该不可能，每次我用一种不同的武功，而且在穿心镖下，没有人能死而复生的，除了你这位造化手之外……”

中年人一叹，道：“也许你老弟的禀赋过人，药医不死，我虽是精通医术，但同一个地方连挨六镖，也只有你能挺过来。”

年轻人苦笑道：“不知道我还能挨多少镖？”

中年人道：“老弟，这次镖伤很重，虽然仗着我的灵丹保住了性命，但你的心已补过六次，暗伤是不免的，尤其是你不知爱惜，狂饮恣欲，镖伤犹小，你自己摧残自己才厉害！”

年轻人苦笑道：“我扮演的就是浪子燕青的脚色，从孤剑林封开始，到不久前刚死的霹雳剑客楚天涯为止，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酒色不忘，而我的新身份又是一个浪子。”

“你不能扮演一个严肃点的人吗？”

“不能，我最不能扮好的就是君子，所以君子剑章云亭是我最

失败的一个角色，偏偏我就是以这个角色起家的。”

“老弟，我真不懂你！”

年轻人苦笑道：“人谁能懂人，一个最难了解的就是自己了，所以我扮别人都很成功，浪子有什么不好呢？”

中年人一叹道：“没什么不好，只是死得快一点罢了。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有些人活到一百岁，并不证明他活着，每个人都知道君子剑章云亭还活着，但没有人记得他了，而林封，上官笑予，那些人活了只不过一年两年而已，最短的才只有半年，却依然有人念着他们，想着他们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我知道，哀莫大于心死，何况我不演浪子，死得还会更快，天魔会出现江湖之中，专门就向传统道义挑战，我演的最多的是君子，死得最惨的也是君子，现在活着的江湖人中，恐怕只有伪君子而没有真君子！”

中年人又是默然片刻道：“天魔令，穿心镖，这实在是个厉害的家伙！”

年轻人苦笑道：“不错，是厉害，否则怎能一手掩盖江湖正义呢？除了我卖命，你老哥卖力外，就只有几个出钱的人，从林封开始，我一直就是孤军奋斗，每次我摸到一点线索时，居然找不到一个响应的人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不能怪他们，别人没有你这么长的命，他们只能死一次，因此必须把生命用作最有价值的一掷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也许是的，所以我没有绝对把握前，不敢发出金剑令，我怕若有一点差错就糟了，把最后一点实力暴露出来，纵或我不能再活一次，却真正要孤军奋斗了。”

中年人笑笑道：“对！你应该对人间正义有信心，老实说一句，凭我这一手技艺，千金立致并非难事，我也不能叫大家给我建什么这死庐，物色什么十大名姝，我除了一份卫道之心外，就是对揭穿天魔令主穿心镖的真正身份感兴趣。”

年轻人大笑道：“谁不是一样，一次次的死而复生，我现在是好奇心赌气重于卫道了，我发誓要跟这家伙斗到底！”

中年人笑道：“我祝你这一次能成功，但是老弟，如果浪子燕青再死的话，你得换个方式了，老是沉尸江中不见形迹，恐怕瞒不了人，天魔令既是这么精明的一个人，也难免不生疑心，我这六衍迷阵被他闯了进来就什么都完了。”

年轻人笑道：“这点你放心，六衍迷阵变化万端，你摸索六年都闯不出去，别人又怎么能闯进来呢？至于死的方式，我实在无法改变了，因为除了这个门户，我是真正死定了，没有第二条路可以上这儿来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六衍大阵只有江上一条门户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只知道这一条，但是龙老哥，你别动脑筋由这儿出去，除非你有我这一套在水底潜行百里的本事，否则的话，你只能在江边打个圈子，还是在这个地方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必须要潜行这么远？”

“是的！每一次我中镖落水，都在百里之外，靠着龟息大法，最长的一次，足足整了四天四夜才来到这儿来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看来我是出不去了！”

年青人笑道：“那倒不然，一个是天魔令主被歼，真相大白之时，另一个是我，真正的死了，就是你出头之日。”

中年人道：“那我下次就不救你了。”

年青人笑道：“你可以这么做，但我相信你不会，因为除了在第一个方式下离开，你不会有好日子过的！天魔令主对造化手龙雨田的兴趣很高，至今犹在搜索你的下落，到了他的手里，你可真有好日子过了，因为他跟你一样，也是好花成癖，但你是惜花他是折花，天魔教下每处分享，都有上百名少女，个个娇美如花……”

中年人的脸色一亮，年轻人笑笑道：“你别高兴，那些少女是被掳去时娇艳如花，出来时个个都成为妖魔鬼怪了，这个人天生有虐

待狂，他要蹂躏一个女人前，必先毁掉容颜，他也急需你这样一个妙手，替他把一个个的天仙变成夜叉！”

中年人脸现愤色道，“这家伙简直不是人！”

年轻人神色也是一暗道：“所以我们才必须消灭他，天魔教中人人蒙面，倒不是为了神秘，而是那些脸令人不忍卒睹！”

中年人道：“他为什么要这样呢？”

“谁知道，希望浪子燕青能解答这个问题。”

说完他走出茅屋的门，朝滚滚的江水看了一眼，然后轻吁了一声道：“浪子燕青的生命开始了，从长江生，但愿不在长江死，否则下一个脚色，我真不知道又要扮演什么？”

投身入滚滚江流，不溅起一点浪花。

茅屋中，龙雨田对着两个二十来岁的美艳少妇，轻轻一叹道，“这下子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有事情做呢！惜惜，为我唱一曲，我要听听人的声音。”

一个少妇道：“老爷子，我们陪您聊聊还不是一样吗？”

龙雨田鼓躁起来了，一拍桌子道：“叫你唱歌你就唱，你们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才有点人的味道，啊！你们说话，我的耳朵都快起老茧了！”

少妇不敢违抗，柔顺地应了一声，另一个少妇则拨弄起三弦，弹罢过后，这个少妇开始顺着曲调唱了。“妾住长江头，君住长江尾，日日思君不见君，同饮长江水！”

“此水几时休，此恨何时矣，但愿君心似我心，定不负相思意！”

一遍又一遍，也不知唱了多少遍，但因为龙雨田没有叫停，她们也不敢，只好一直唱下去。

忽然嗡的一声，是弹三弦的少妇将弦子扭断了，跟着砰的一声，三弦被摔得粉碎。

歌声倏然中止，惜惜惊问道：“怜怜！怜怜！你怎么了？”

怜怜跳了起来，哭着冲出门外去了，口中叫道：“我要疯了，每

天看长江,还要不停地唱这个曲子,我实在受不了!”

惜惜惊愕地看看龙雨田,谁知这位老爷子今天居然出奇地好脾气,居然微微一笑道:“由她去,她这么一发作,证明她还有点人味,因为我跟她一样,也快疯了,过着这种生活,不疯就不是人!”

惜惜轻叹一声道:“老爷子,我倒觉得这日子很不错,又平静,又安逸,没有人来打扰,连敲门的声音都没有!我可以在门口晒一天的太阳,累了就躺在草地上睡觉,晚上数天上的星星,看月亮由东而西,不会惊世骇俗,不怕人笑我痴,笑我傻,老爷子,莫非我不是人吗?”

龙雨田怔住了,出奇地望着她,似乎说来也没想到这个伴他六载的女子有这么超逸的心灵!怔了半天,他才道:“不,惜惜!是超人!是超人!怜怜情急而愤然碎琴,她表现的是超人,我居然这么混帐,一个圣人、一个超人,终日伴着我,我竟毫无所知……”

“她是情花能语,你是解语花情,我以惜花主人自居,却未能领悟你们花中之趣,惭愧的是我!燕青啊,你永远不来都行,我愿终老是乡,不再出去了。”

惜惜却忽然道:“他这次又换名字了,叫燕青?”

“浪子燕青。”

“是的。”惜惜喃喃地念着。

“燕青,浪子!浪子!燕青。”

不知不觉,她的眼泪已流了下来,龙雨田诧异地望着她,她忽然警觉时,龙雨田却递给她一块手绢!“你在想念他是不是?”

惜惜连忙擦擦眼泪道:“怎么会呢,他来时,婢子连门都不敢进,只有在昏迷不醒时,才代老爷子照料他,连话都没说过一句。”

龙雨田却笑了道:“没关系,他是个值得怀念的男人,我也不会嗔怪你有这种感情,因为我知道不是男女间的那种恋情,而是对一个值得怀念的人生出的一股怀念之情,岂仅你如此,我也是一样,所以我一次比一次将他塑造得更完美,几乎把男人外表上所能有

的优美之处都加在他身上去了。”

惜惜悄悄地叹息一声道：“说也奇怪，婢子根本没跟他谈过半句话，只是在老爷子口中听说他的一些事情，却对他耿耿于怀。”

龙雨田笑道：“那是因为我在平日把他说得完美了。”

“那些事情都是真的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但我所知有限，只是从送粮食来的老秦口中听到一点零星的事迹，而他对自己的事又谈得太少，如果能出去打听一下，必然更为精彩动人！”

惜惜的脸色忽地一红道：“老爷子，您不会对婢子感到生气吧？”

“婢子是说对那个浪子的关切之情。”

龙雨田笑道：“那怎么会呢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最讨厌一个人没有灵性，没有感情，尤其是漂亮美丽的女人，如果缺乏灵性，简直就糟蹋了这份好容貌，你跟怜怜以前就是缺乏了灵性的表现，所以我越看越烦，世人除了造化手之外，还送了我一个惜花主人的外号，就因为我懂得女人，懂得欣赏她们的美，更懂得不自私，让大家欣赏她们的美。”

惜惜忽然道：“老爷子，您真懂得女人吗？”

龙雨田哈哈大笑道：“我如果不懂，天下还有谁懂呢？”

“老爷子，您别生气，也许您比一般人懂得多一点，但您并不是真的懂，因为您只是要人家表现出来后去欣赏欣赏，却从来没有去尝试发现体会女人真正美的地方。”

龙雨田哦了一声，惜惜又道：“婢子与怜怜侍候了您，您一直认为我们是木头人，是行尸走肉，直到怜怜碎琴，婢子吐露心声后，您才认为我们有可取之处，那已经是太迟了，惜花何如知花，知花则又不爱好，花若有知，宁供知己折瓶上，也不愿在枝头受冷清的，因为花寿最短，花期有限，一枝盛开的鲜花，她绚烂的时间不过霎那，她宁可在最盛的时候被折下来。”

龙雨田呆呆地道：“惜惜，你真了不起，这些道理是我从未闻的，你还能教我一些更深的吗？”

惜惜道：“更深的您不会懂，您只能领悟到这个境界。”

龙雨田道：“但我可以学。”

惜惜一叹道：“好吧，更深的境界，就是知花于未放，爱花以及时，惜花于已残，生为花之神，死为花之魂，目中看花时，但知有花不知己，古来有多少情中之圣，他们也许只见过对方一次，却默默地为对方付出了一生，为伊憔悴一生，也许对方根本不知道这个人，有这片情存在过。”

龙雨田肃容起立，作了一个长揖道：“惜惜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”

“老爷子如若真爱惜婢子，请您放婢子出去！”

“你要出去？”

“是的，去找那个浪子燕青，当然我不会去见他，也不会妨碍他那伟大的工作，我只想悄悄的跟着他，默默地照顾他，婢子追随老爷子多年，对医道已颇有心得，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再死第七次了，他的心已经有了六个镖洞了，若再被穿透一次，很可能来不及回到您这儿来了。”

“你对他关切这么深？”

“是的，听来似乎不可思议，但从第一次见到他后，婢子就准备把这一生都贡献给他了。”

龙雨田脸上的神情很奇特，惜惜又道：“婢子在这儿侍奉老爷子，是为了他需要老爷子，现在看来，他以后需要老爷子的可能不多了。”

龙雨田苦笑道：“惜惜，我真想帮助你，但是你知道了这个六衍迷阵把我困死在里面，连我自己都出不去了！”

惜惜笑道：“只要老爷子答应，婢子自己就一定能出去。”

“什么，你能出去？”

“是的，婢子闲下无事，只有研究阵图消遣，利用老爷子所藏的那些书，婢子在第二年已找到了出入的门户。”

龙雨田道：“你是说你在第二年已经知道脱困的方法，那为什么不出去？”

“因为他需要老爷子，而老爷子又需人侍候，婢子为了他，只好一直留下来。”

龙雨田沉思片刻后道：“惜惜，我太小看你了，想不到你竟是如此聪明！”

“老爷子肯答应吗？”

龙雨田道：“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你把出入的方法告诉我。”

“老爷子也要出去？”

龙雨田道：“是的，我也是为了他，刚才我是不忍心告诉他，如果他再挨穿心一镖，能生还此地的机会已不多，所以我想若能跟在他身后，或许还来得及再救他一次。”

惜惜道：“婢子相信我能救得他。”

“但是你不能给他第八条生命，第八个身份，对方是个绝端厉害的人物，不换身份，他不仅什么也做不了，也不可能活得多久。”

“老爷子出去方便吗？”

“龙雨田出去不方便，田雨龙出去就没关系了，我相信没有人能够认出我来，连那小伙子自己在内。”

“可是老爷子一伸手，别人就知道了。”

“除了浪子燕青，我不为第二个人治病。”

“包括您自己。”

“包括我自己。”

“离此之后，婢子不再侍候您老人家了。”

“当然，我也不配要你侍候，离开这个地方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们如同陌路，事实上你也不可能再认出我。”

“好吧！老爷子请让我先走一步。”